

安正忘筌集

安正忘筌集卷下

宋浦城潘 植子醇著

明新安吳允清肇一枝

易圖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身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復於大象之無形所謂易無體也深明不獲其身之旨於艮見之身艮一也有向背之異耳向明爲身背明爲艮向明則動而身斯顯故有夢則有身背明則止而身斯泯故無夢則無身有身之身

由逐境故隨起而隨滅無身之身由復本故萬古而常存蓋何境則旁行以適變背境則正位而體常故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又曰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謂之真君則固應有位有位則固應有所皆從古則然非人有以處之也自然而已故無定所之可指特名義未立之初已兆是於河洛之圖書是謂成位乎其中而本位本所之身心皆本來者人狃於所見以其所見者認以爲常不復體認其本來者徒認今之身心而安於隨事物以止之偏位知道者審其

如是以正位周徧不可直指於是特戒於止非其所  
思出其位止非其所乃有定所之可知思出其位乃  
有定位之可名則凡有定所定位皆一曲也繫於一  
曲乃有自私之身心於是擾擾萬緒起且轉徙於出  
沒之途由有偏重之私心卽繫於偏位而有我既有  
我矣雖世之所謂甚美者皆不善也有我之原皆自  
人心初因偏重而出不知並作則觀復以體反身之  
艱遂至迷復而執此身乃與真體隔取而麗着以至  
我繫彼所彼留我室向之虛室今已茅塞而不得主

既易其位。迷不知所歸。肩睫之際。彼我遂分。有我則勞。思厭其生。乃至釋有。以趨無物之所。離世異俗。以規苟免。終不能適。殊不悟有身之爲患。由止非其所之。爲累也。正位居體。則身藏而體妙。身藏則見大體。是爲大象。與太虛等。列子曰。易無形埒。而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無埒則無形。無方則無體。凡麗一曲。皆是有方。凡涉有方。皆由有埒。兩端無繫。賢愚兼忘。卽居正位。而無方無體無埒無形。故易之妙旨。無取無繫。而得藏身之道者也。神猶火也。燕諸木石。是本

位本所卽是本體故徧體皆是且無自焚之患是謂  
君火明之本也變乃成離其麗諸有如傳於薪其藏  
諸無如宿於灰既有定體實所必資人事以處之則  
處之無由得所也空有析而爲二矣唯明者重光莫  
麗則必常麗於正位而體亦從而不貳聖人於剝則  
順止而觀象見象則身安於所歸而忘身雖剝膚何  
畏而大耋亦不足嗟矣以得其所止復本而休息其  
應感而出斯不迷復而真體常混故剝極而碩果出  
生乾之實剝盡而見盡有天循有照而成性具存所

謂見乃謂之象。於是向之五陰能爲吾患者。今反如貫魚之宮人以承其寵。而又聲色臭味之品皆所輔吾之和。而養吾之性。此獲果得輿之效也。宮人象貫魚。言有次序。如逆旅之妾。惡者貴而美者賤。乃反黜其美。猶是避涅。非順常理而無繫也。聖人動也無妄。一任常理之自然。夫人品高下。天所爲也。吾何易焉。自平足矣。若以惡者居上。美者處下。彼旣易位。我豈能止。不止則不安。惟危之心也。夫易所居而安者也。安於其止。止則無我。倒置則心爲不平。故不止。不止

則有我大象包括無外爲萬象之帝莫非我之真體  
處彼非其所卽是處我非其所故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已溺之蓋彼不得所我亦不能自止也如是必使  
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在我者斯止得  
所而和平矣止則無我在寤爲無思在寐爲無夢不  
可知也知則已判乎夢與思離而二於真體矣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神窮而合於無莫知神之爲無  
而無之爲神爲不貳矣乃能化出萬有而變化自如  
故止乎其不能知則至矣達者唯審夫旣止其所



則是已復正位。此時皆無所繫昧者。乃以偏位倏起之變體。認爲真我。不復察夫有貴於已者。於是遂加脩爲苦心勞神。擇位以處。而愈不能適。殊不悟真體自然不假人事。一任至理。無施不宐。學者不見大全。因爲此圖。以明有我之機。庶幾可指諸掌。

黃中

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黃中中通。所觀者自性。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彼。體亦從而與之。旁行所觀者自性。體亦從而居於正位。謂之黃者。土之

真精含萬物而化光者也。精神大全內外景備於火  
爲君而炁之本是爲地道之炁。故其色黃麗乎外則  
爲黃離以變乾爲離。來自外而外照歸其明復爲黃  
中以地道之炁根於中而內照黃中內照自見而非  
見彼無所蔽而洞徹無礙。是謂清明在躬以之察理  
則觸類而長六通四闢萬理盡解而無所不通。中旣  
朝徹不疑所行故神德行之所詣。是以真體常居正  
位故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與太易融而爲一  
矣。坤歸藏者也。正位居體身斯藏焉。如龍蛇之蟄矣。

故正位居體則體妙。偏位居體則體變。正位自乾坤未成列。天地未定位。而所謂神帝者已居焉。涉千變萬化。而正位則一定而不易者也。是中官之虛位。真君真宰之所歸宿。而爲妙體妙用者也。必於坤六五明之者。本冲氣之精於精神爲大全中正之至者也。推此故五行之上。五色之黃。五聲之宮。五味之甘。凡此類所以各尊於其類者。由真君之正位以類而旁通故也。黃中通理以達其本。聖人之所以造上達也。正位居體所以歸其宗。聖人所以未始出吾宗也。雖

然非偏不足以成正。非變不足以體常。然則正位其  
定居偏位其旁。行知正之爲常。而有歸知偏之爲應。  
而能反則出入無不可。而均爲無妄矣。偏位隨所變  
而有不可。旣也。私見取焉。所取之物。得以入而役我。  
則體亦變矣。是不得主。乃爲物役。而以妄爲常也。蠢  
蠢者舉皆累此。非真一之不迷復者也。然則偏位乃  
旁行之次。可經而不可處。經焉以酬酢萬變。而成正  
位無爲之功。惟其可經而不可處。此常久之象。所以  
取諸雷風。以成立不易方之正。蓋天位乎上。地位乎

下水陷於坎。火麗於離。山止澤聚。皆有定體。唯雷震之疾。風行之迅。經物而不留。定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聖人所以於立不易方。取象雷風。而謂之常焉。夫大方無隅。神帝之舍。長子同德。不遷偏位。以其一也。雷風皆動。則有止。則無。有鼓舞之神。功無麗着之實。體震爲長子。巽其合德者也。長子傳正。幹蠱而克家。其運如此。斯爲妙用。所過者化。故能旁行而不流。所存者神。故與妙體而爲一。以會於神明之舍矣。夫神明之舍。專毓神明。不容留物。物其所治。非治我者。豈

容其入而留於神明之舍哉。物所以得而入者，蓋有以招之也。由不自見而見彼，乃有取焉。惟見彼則我留彼所，不自見則彼留我室。室之虛則無所不燭，物既留則無所不昧。虛則專毓神明，實則專填事物。事物爲主則我反爲役，向之至貴者已杳隔而區區者化爲奴隸而罔覺。可勝惜哉！非特常人如此，雖甚聰明者亦有此患。不自立正位而爲大丈夫，乃甘與物役，熱焦火而寒凝冰，爲孰使之，殊不悟其見彼而彼得以入，神明不毓而明者已昧。夫歸其明以熄見而

爲黃中之學。間不用則茅塞其心。神明豈來舍哉。故  
入道在熄見。熄見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故利用  
出入皆鑑知。豈取物而反以物易已爲其所役哉。孟  
子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以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也。正位神明之舍。至  
聖之大寶。是謂皇極。尊以御物。莫不賓服。是以物不  
能易。夫是之謂大丈夫。豈倒置失位而不得主罔於  
或使。乃反不悟。而以客氣爲剛勇哉。

虛中

聖人之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足以顯道。故黃中  
通理。而無所不通。是以物格而知止。理窮而性盡。而  
所謂正位居體者。無一物不足以見焉。如龜之負圖。  
則坎一離九。震三兌七。乾六巽四。坤二艮八。其數皆  
相合而成十。獨虛中宮之五。爲妙體。以起妙用。藏一  
而用八卦焉。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著應天地之數。  
而止於其用。四十有九。乃虛五以位。真君虛一以當  
真宰。其數之備。見於洛書。出數之五與一。居中虛之  
位。而以大方體之爲天下同歸之所。反本者。於是乎。



休息歛萬爲一。不見有餘體混而已。散一爲萬。不見不足。體分而已。誠以虛而無際。故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貸。及其用也。皆居中者。不用而寓諸庸。乃判於一。而致用此。其所以獨神也。著龜洛書之數。皆天五冲氣居中。而真一用之。以與神遇。至於手之捉足之行。口之言。形之動。凡此皆於用處有中。以默契乎神。而其機適相會也。移之於解牛承蜩之類。凡技之精者。率皆用此。況知道者乎。爲百姓者。特日用而不知耳。真一之用。皆用地道之光。離明固以此寓之於目。自

目視之餘。凡所以默辨而動契其機者。無非內景之  
清明者。從而致用此中宮之虛明。所以爲至。而天子  
之光。所以在於皇極也。冲氣在中。故土居中宮。而戊  
巳屬土。坤以類行。位亦在五行之中。故坤屬土。其位  
在未。爲中央。故其季辰戌丑未皆屬土。其真精則位  
中宮之虛位。以命萬物。故無一物不虛是焉。如兩端  
則虛中。四端則虛信。其數一。二。三。四。而成十。則虛五。  
其時春夏秋冬而成歲。則虛中央。土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中宮虛位。名義未立。超出形數。真君真

宰於此乎。運造化者也。自兩儀之序言之。則此當三。自四象之序言之。則此當五。蓋由太極含三大衍餘五。皆謂冲氣也。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冲和之氣居中。而爲人。故人實擅此。是以三謂之參。五謂之伍。三則以人參之。故爲參。五則以人伍之。故爲伍。天地之性。人爲貴。宜其擅此。所以能變化成萬物也。虛所以用物。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以至若動若植。若顯若幽。莫不虛中。官之位以無爲。而虛一以致用也。虛不可以測。

度故正位居體所以爲藏密謂復本也。正位居體則其體與大虛等故其利用出入皆不外乎太虛之室而未嘗有我。否則麗於有方眉睫之際彼我分矣。

正旁

學易之要。正位居體而已。唯正位居體者爲能旁行不流。故真一日應萬變而未嘗離乎中虛之位也。然正位無定位之可指。自有皇極之會歸而言之。則宐指曰正位。旁行亦無旁之可別。自有理事之束役而言之。則宐指曰旁行。正位一而已。至聖之大寶也。利

其正而求歸焉。則偏矣。偏則有方。是以空覺君子唯  
悟其偏而反焉。知反足矣。自然止其所。是謂成位。無  
事察察。然省其爲正也。正與偏俱不可廢也。特以正  
爲常。則舉皆常矣。夫物有所緼發而見乎外。則爲甚  
美之華。人有所緼發而見乎外。則爲甚美之行。唐棣  
之華。物之有所緼發而見乎外者。人之美行由是也。  
然正以平故止。偏以側故行。既偏矣。雖美必知反焉。  
斯不失歸藏之密者。室則藏密之所也。是謂正位。學  
易者首當明辨正位。而又審其已居正位之時。於此

保合太和養之而已。修爲人事不萌於其間。明而不能至者有矣。未有不明而能至者也。明已而又至焉。止乎其所不知矣。始能契無體之易。無方之神。至無體無方矣。合內外窮高厚皆一體。又奚正旁之可名。出入之可跡哉。然則神無方而易無體爲已。至者言之也。正位旁行爲方。至者言之也。此學易之要。宜深諭此。

位尊

易無體彰之者乾坤也。所以爲易之門。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不疑所行。乃詣夫成位。觀天地設位。乾坤成列。則行乎其中。立乎其中者。已不言而論可灼見。夫成位乎其中矣。易簡稱賢人。非賢於人也不居其聖耳。成位乎其中。是乃正位居體者也。真君無爲常不用。而寓諸庸。故必退託於虛位。未嘗先人者也。是以其德則稱賢而不稱聖。其卦則處坤而不處乾。於服則言裳而不言衣。於數則居六而不居九。然成位乎其中。則立天下之正位。茲所以爲皇極也。尊莫

加焉。人以其尊之至而聖道之極致也。固有歎其不可階而升。至公孫丑則謂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雖若此。而位則居中。天下同歸。德則簡易。一以該萬易。所以無等而至。平有足者皆可至。特不可階而升。徒困於等級耳。儻未覩易簡之若此。則起歆羨之心。乃至超出事物之表。以求之。於是循階歷級而進焉。然以不見道。而賢者過之。故終莫能與之俱也。故有亞聖之大賢。而又有上賢。次賢。又其次則等級不可以悉數。而謂之某賢於某若干。既府等差。易斯



變矣。皆慕高美之過也。於是易者變而爲難簡者變而爲煩。此大道所以不明而聖傳所以不屬也。遂使後學乃謂空若登天。猶不可及。況易簡之甚邪。聖人絕類離倫。一何簡易之若此。是使入聖之路所以卒至於堙沒。皆不明之過。由照非黃中之患也。然則高者特高而已。非尊也。蓋高者等級之崇而尊者乃自然之成位。非人力之可能也。高者以等級多而位衆故不尊。而自然之成位。則一而已。無爲而生萬物。至一而總群。動茲所以獨尊焉。尊無二上故也。此真土

之精中。繩君火。具內外之景。而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如斯而已。過是則位雖高。終不與此。愈用力而愈遠矣。學者安可不深明易簡之理。得易簡之理。則高美之道。舉積此矣。知學道而不知明辨正位。非善學也。

一家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爲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所以致是。

者雖復詠歎其功美無補於求治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宗。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已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爲豺狼兄弟。猶有爲參商。況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用雖以一已爲我。不用則萬物皆我。故一日克己復禮。而用已藏。則歸一本矣。本正而

未隨則天下歸仁。得所同也。所同在此。是萬體一體。而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憂樂不以一己。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蓋無體者。總衆體不形者。統萬形。無體之體。不形之形。是乃真君之妙體。唯聖人見象而與之爲一。此方擅其大全。彼既裂其一。偏於是。訓皇極而作父母。主至一以總群生。推之於天下。所以爲真主。而其成效如此也。

爻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象者無體之體。是爲正位之妙體。居天五之位。在八卦之中焉。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天五之尊位。寓於真一之妙用。故爻爲重五。以明其爲時中也。故其時其位。皆天五虛中之妙體。託之於妙用。此其所以前知而獨神也。其在人。則凡作用處。莫非天五。託之於妙用。其所用處。皆有中焉。以爲儀則。而默與神遇。然其機密。庸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非特人也。如器之有四營者。沒於水。則其中獨

格物窮理

無非精義

妙道

不濡爨火而大沸。其臍獨不熱。木剝其中以容萬斛。而獨能浮。金窳其中。雖體至重而不能溺。凡以虛中之位出乎形數者用焉。故其神如此。况人居三極之中。擅冲氣之大全。盡人道而與天地參。復其中之位乎。夫易所以至神者。由爻象皆五。而五爲君位焉。故曰易者中也。象不言五。以其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而爻爲重五。則象居五之正位。而爲妙體。則其爲五可知矣。大體無物不出於易。凡有貌像者。若隱若顯。皆於此稟受。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

體所以物物皆是苟爲既達則物物皆足以明道此  
聖人明道所以由著龜也

君火

八卦皆重而成如震但言洊雷坎但言洊至雷與水  
無二體特繼續不絕耳唯離獨言明兩作離以火有  
二體妙體不用而襲明坤之所以稱黃中也變體致  
用而外照離之所以爲繼明也故六氣有君火相火  
焉君火當坤之正位是爲少陰居真土之宮爲冲氣  
而爲氣之母以孕至精至神具內外之景而未用以

無爲而寄位於辰。辰土氣之所聚也。君火爲之主。真土爲之位。融而爲一。而光之所自起。坤所以含萬物而化光。而土所以爲萬物元居於中。虛未立名義之所。非有實位之可指。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君火不用而寓諸庸。相火致用而性有所麗。以有所麗。故其卦稱離。離者麗也。以出而有體。則必有所麗矣。有麗乃成其體。而有麗之性。非正則窮於爲薪。故重明則不可不麗於正。是以在人有道心。有人心。道心甚夷。常居本位。易之正也。人心已偏。常繫一曲。易之變也。



無思無爲其藏至密非智慮可及於名義未立之所  
唯歸其明斯合爲一明歸而中自朝徹則見之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則固矣知止乎其所不知斯復爲  
一矣以偏故變於偏而覺乃克知反惟精惟一斯復  
成位乎其中則麗於正昔君文武重光莫麗所以相  
傳有在於是

自然

冲氣常含和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孕真火而不  
麗着用其光復歸其明故能常明此皆有自然之成

位其由此而出者亦自然而復不俟人有以處之正  
體居自然之成位融而爲一其常生也真土爲可名  
其常明也真火爲可名要之常生者常明常明者常  
生是以黃中通理爲常明矣正位居體爲常生矣二  
者必相須也而真一妙用出於妙體不卽不離其致  
用也亦自然藏用略不容人事一涉人事反爲藏用  
之疵本無思也而加苦思本無爲也而加脩爲本寂  
然不動而每蹈乎動之機易道變矣於是無麗着者  
變而爲麗着無生滅者變而爲生滅是皆未論不習

之道。故不知中庸。不可能。而反贅以人事之過也。學  
易者無他。唯當見正位之體而已。正體與太虛等。所  
謂易也。直寓六骸象耳目而已。至於遇事而變象。呈  
於圓鑑之中。而出示於容色之間。乃麗乎今之身。今  
之身。乃變體之所示也。未用之前。自與太虛等。以喜  
怒哀樂未發。而在中者。未嘗動也。直苦不自覺耳。以  
誤認變體爲正體。此其所以迷復也。大抵聖經皆有  
要旨。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皆可斷以一言。而  
易爲天人之書。無不該貫。尤當識其要。若論黃中通

理正位居體。則易道幾無餘蘊。見正位之體。卽是大象。所謂天下身也。同歸而宗一體矣。此自古以固存者。存存而不怠足矣。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有在乎是。皆自然也。一涉人事。適起生滅之端。可不審哉。

知至知終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名義未立。至理具而未形之虛位。故不可以識識。然至非不可知也。至於至之。則非知之所能至也。終非不可知也。至於終之。則非知之所能終也。知至矣。而又能

至之聖人神德行之所詣也。知終矣而又能終之。聖人顯道之極致也。神德之所詣不可知也。默而成之耳。惟默而成之則亦默諭乎動之微矣。故曰可與幾也。顯道之極致不可知也。默而識之耳。惟默而識之則亦默諭乎義之府矣。故曰可與存義也。唯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則二者兼進。理事俱盡。心性亦盡而無餘蘊矣。至此則體同太虛。心還太極。何哀樂能入哉。飲人以和正容而物悟矣。夫何言哉。

不習

麗乎形者終於壞而大象爲無形墮乎數者終於盡而天五爲出數惟出乎形數此所以居名義未立之先非智之所能知非思之所能至若是豈修爲之功能逮哉故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習無不利者地道光也光既內融正位居體宐熄人事而貴不習此而習之適起疵病故習之於無事之先是迷而失道若已適偏不可不反唯後順者乃爲得主而有常道之至要悉總於坤人法地者其在茲乎若夫地法天者天成象地成形坤至靜天行健故也天法道者道

常無爲天則無爲爲之者也。道法自然者人跡泯矣。從來若是而已矣。此一事也。自有次第而備言之則如此。人道盡則畢備矣。入道以法乎地者爲始至道以法乎自然者爲終耳。大體坤作成物不先造事。若先造事亦違坤德。

一貫

冲氣未見之氣爲氣之母。孕精神之大全以縉天下之至變。由是而變則判爲陰陽。生爲水火。皆分爲二。唯精神常合爲一。故精神之運未嘗相離。以有用不

用之異故強名之神從精則藏精入神則應從精而  
藏於數爲一而二實存焉入神而應於數爲二而一  
實寓焉其應其藏未嘗不貫乎三異名同實常不貳  
也藏用致用之頃而精神之理具矣精神爲水火之  
性水火爲精神之物謂之精神則一而不離謂之水  
火則判而不合判則兆於一故一爲形變之始一生  
二二生三則離而爲萬物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  
則析而爲萬理然貫三者居一二之間而與之參者  
也陰陽分而冲氣在其間爲真一之全體貫三爲一



不離冲氣其體常混據會要則離爲萬物析爲萬理者此皆總之天地之數備於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成之行之者於著見之著備天地之數所虛者五與一出乎數而虛之所以致其實用幹造化於無形者也真君無爲寓諸庸於真空顧其成效皆真一妙用之功而四十九數麗於有乃真一用之於虛不知所以然而然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昭示爲萬象成形爲萬物其多不可既而以其多者號而讀之每讀之萬者莫非

真一之體擅其全。而此常貫三。囿乎此者。各得其偏也。一麗乎體。於是認而有之。役於殊塗。不見大方。乃自徇殊面。不復反本。是其不免於轉徙也。聖人達本。每據會要。以觀方來。不離環中。以應無窮。通於一而萬事畢。乃以一而知萬也。夫子之道。在於一以貫之者如此。然真一出於真君。而宰其事者。其義則取諸長子。要之合之。則同。離之。則異。蓋真一之用。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時。所謂真君者。寂然而未嘗動也。此其名所以不得不異。若夫非合非離。唯一貫者。盡之。

聖人深於此故常蒙以養正乃戒於雜則多多則擾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地類

天五者真君之位真君者真土之神以其德全真土故以數言之則五以色言之則黃以地言之則平以位言之則中正以道言之則公以德言之則直方大而至靜柔順而沖和含洪而光大簡易而坦夷以其含洪是以著德圓而包以三卦之德方而包以四圓者動方者靜故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然天

高地下者據人所見如此也。而地實位乎其中。日月之行以觀之。明入地而夷。是日之運乎其上。也。明出地而晉。是日之運乎其上也。日月星辰環衛乎地。於其中。是其正位。所以爲極尊焉。茲謂成位乎其中。而坤自定位而言之。則亦居中。蓋土爲萬物元。所以君同類。西南坤之定位也。故得朋而以類行。帝出乎震。震起也。居東方木之位。爲長子。以先諸卦。至巽則木成。而巽火。故繼以離。火生土。而坤繼焉。土生金。於是繼以兌。與乾皆金也。金生水。而繼以坎。則五行畢矣。

艮則成終成始而獨立。非以類行者。故坤在西南本位。則得朋。東北艮位。則喪朋。西南則統類而居中。東北則相合而成剝。剝則剝之。剝之爲無咎。所以剝去五陰之類者也。爲喪朋焉。喪朋於一時之事。雖不利。至獲果得輿。則終有慶矣。

大正

明則虛。虛則無所不包。故能有至大。背則止。止則無所不畜。故能止至健。大者乾之體。健者乾之德。有至大。止至健。非小者之所能。惟先天地生而至大不麗。

形數者爲可以與於此。故於大有曰大中。大畜曰大  
正。如坤黃中正位。乃大中大正也。而不稱大。蓋黃則  
尊莫加焉。以其獨尊。而大則不言而諭矣。眞君退託  
而位乎坤。故避此也。今此稱大。蓋猶大象大樸之類。  
明其在未有象樸之先。既有則麗於一方。率皆小矣。  
以其肖之。所以似之。而非也。楊墨之行非邪也。以其  
有取乎正。則不足以得正。孟子所以欲息其邪說。子  
莫所執。非偏也。以其有取乎中。則不足以得中。孟子  
所以又惡其賊道。蓋以不居正位於道。皆邪不歸皇。

極於道皆倒。如是者久，假不歸，以自表襮。人莫燭其非，有歆羨而效之，陷天下後世流於小成，終不曉正位而歸焉。其爲邪而賊道，所害豈不大哉！苟出於大正矣，雖若舜執其兩端，固無不可也。苟出於大中矣，雖若禹之偏枯，亦無不可也。正位旣在所安居，則旁行亦何所害哉！正位旣終以迷復，則取正又安可得哉！舜禹無取而自得，是上德也。所謂苟得乎道，則無自而不可。楊墨子莫有取而得彼，是下德也。所謂失焉，則無自而可。正出於中，而正位神帝之居，在天地

未判之初中爲太極在乾坤成列之始人能正位居體斯復其初而大中大正兼得之。

文德

大小畜皆畜乾乾天也。天爲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天在山中。是於有中則見其大。風行天上。是於空中則見其小。大畜則畜之者小。受畜者大。小畜則畜之者大。受畜者小。聖教莫先於文行。而前言往行之與文德。未可以差殊觀也。大畜言多識。前言往行則爲大。自有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則已大矣。小畜



言君子以懿文德。則爲小。自空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猶爲小焉。蓋文以該衆理。衆理錯綜於天地之間。故唯文爲能經緯天地。是理義猶囿於兩儀之間也。空無盡。而文有既。受畜者止於如此。所以猶爲小焉。蓋天地雖大。猶未能無窮者也。聖學終於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義存則無義。而理亦窮矣。理窮則非理之所能該。義存則非義之所能與。而性與心俱盡。以大而畜小。彼囿於兩儀者。既小而文所不能貫矣。聖學至此。忘言忘知。其體始與大虛等。夫是之謂終。然則

懿文德在天地之間則大出六合之外則小彼察察然矜智慮於理義之間豈聖學之至哉聖人知終而又能終之以至存義則非特天地之間能事畢矣而六合之外亦無餘蘊是則其有知也則亦六合之內而已其無知也則六合之內外兼盡矣

師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夫師無他以其於道爲是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爲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

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爲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願學孔子故未得爲孔子徒以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已而尚離不能使人自向而尚良既向則忘反我繫乎師而師常留吾之胸次彼此易位則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之徒師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索其隱役造繼而

取喻其精  
實為至理

不役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役造化之道則當先  
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匿  
厥旨。然後能役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  
自來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  
能克我而勝之。動爲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  
銷。金不亾。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役造化矣。剝極而碩  
果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爲憊性命之尤者。  
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致憊。省其  
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憊性命之情者。乃若

貫魚而在官。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僣人之機已廢矣。非碩果之至一不可泯者。豈能與於此碩果混然而成。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無我。遂見也。然則孔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尚磷緇。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磷緇。則是至一不貳。斯斯能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磷緇之機。見熄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之有繫而有區區之小已。則孰爲磷緇哉。剖造化之機。

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易而不爲易之所用。此聖人用其師之道也。貫魚論爻之五陰。蓋聲色臭味之品各五。而宮人之品亦五。皆嗜慾之能。憊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薦天地之和。以養吾性命之情。而常和斯爲碩果之效。非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生乾。豈非性全之至大者哉。

咸感

人之大患在於有身故。艮爲人道。其爻則兼明乎一身。咸以艮爲主。又以申明乎妙體。而爲窮神之道。艮

向爲身。身背爲艮。艮既背矣。無可言者。唯身泯而神得安定。休息藏乎正位。故謂之止。夫屈信往來。則有可蹤跡。自利用安身以上。則進乎是。是未感之先也。其曰過此以往。謂進乎是者也。其要在未之。或知未之。或知神斯窮焉。合於無矣。是其所以爲艮爲咸也。艮之要在不見其人。咸之要在不見可說。故艮之旨。在艮其背。咸之旨。在咸其脢。謂不見也。皆所以深明乎見之熄。夫達道之士。唯務自觀。不務見彼。以其務自觀。是以順而止之。所以觀象。以其不務見彼。是以

不逆詐不億不信。夫逆詐億不信之人，其心唯見其人而已，不知自省。由我之不平，惟平則復正位，斯爲天地之心。是以先覺不平，則動皆等差之見，是人心而已。其何能覺哉？不逆詐不億不信，則不信者吾亦信之。而在我者平，平則正，正則覺。此其所以稱先覺也。惟其如是，故智慧賢不肖並觀。所以至中庸不見其人，所以不獲其身。不逆詐不億不信，所以稱先覺。其旨一也。機在見之熄耳。夫見熄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卦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見彼不自見。



之患也。而象以爲未光大。蓋光則大。暗則小。方其天下同歸。歸而一致。則正位居體矣。惟不自見。所以不悟。故昧不見泰山。而細乃察秋毫。營營徇物。而汨於殊塗之百慮。動則又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達者視之。不得不大警。而救其溺也。是則黃中通理者。正位居體。而橫目見光者。自徇外面。此不貳者。所以擅其全。而貳者。所以裂其偏。觀體之小大貴賤。則其人不可度矣。聖人既安於同歸一致矣。由是而思。思亦無思。由是而爲。爲亦無爲。常蹈大方。不麗一曲。則併二而

不貳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茲所以同乎  
造物則是正位居體者超形越數而自徇殊面者出  
生入死自見之與見彼其相遠也如此重光之際可  
不謹哉聖人窮神知化而爲德之盛者無以尚此乃  
自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發之雖觸類而通要之不善  
者亦吾師也知見一也均爲人心見熄則知亦熄矣  
故艮之背咸之脢皆知見熄之象也及其向也其說  
也則知見起矣知見之起皆由兩端之偏重而有去  
取者也然則兩端有去取是害道之尤者夫子叩兩

端而竭焉。乃在於無知欲深論此安得不熄知見哉。  
易道至此忘言忘知。窈然藏密而獨棲息乎本位本  
體如其初矣。至是則神窮神窮則合於無而萬有不  
能累矣。夫合於無者神之息也。合於有者神之應也。  
既息矣莫知其所。雖陰陽不能測以無方也。無方之  
方是謂大方。大方體之與太虛等。神猶火也。藏於木  
石是成性存存也。今指木石曰此火也。有在則自焚  
矣。豈所謂成性而火果安在哉。火性無乎在亦無乎  
不在此之謂正位。特在其中而已。及鑽之而煙飛擊

之而光發則又隨所感而應焉本無乎在亦無乎不在特隨感而應故謂之咸咸周徧之名也私身則泯矣是其體與太虛等也神窮則不可測矣唯以類感則以類應故彰往察來而微顯闡幽以化出萬有爲可知焉是真一之妙用出而有應則可知也神窮則不可測所可知者化也以一知萬而萬有本一體也一在木下爲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無也一在木上爲末是分枝布葉而散爲萬也合而歸於無散而麗於有共此一耳深明乎一之體斯不貳而窮神知化

矣。變化者神之所爲，知神之所爲至矣。學而至此，既能真之以未之，或知又能照之以無所不知，斯爲德之盛而莫加焉。後之不明乎妙體之本合於無矣，不可知也。而乃竊竊然知之，殊不悟。旣知則已，在變體而貳矣。反有私己之爲患，是非善觀其復也。惡其爲患而思屏去之，譬猶宿火於灰，自以爲藏於密矣。不知出則燎原，以人者藏之非正位之自藏者也。窮神斯諭真君之妙體與真一混知化斯諭真一之妙用。由真君出真一妙用感而遂通于變萬化不可致詰。

所可知者。類感則以類應。是至理極於象類。感應而已。茲下經所以首感也。

### 大小畜

物之相縕。固無定體。天地至大也。然亦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易在未有形氣之先。已縕乾坤於其中。迨既有太極而生兩儀。乾坤成列。乃縕太易於其中。則物之相縕。豈有定體哉。固有小而縕大。亦有大而縕小。而其卦小畜大畜。所以皆畜乾也。艮爲山。以止靜爲德。止靜則內明。剝所以順止而觀象也。止而

觀則靜中乃見其至大者。今有爲渾天者。必有一天  
昭著於方寸間。於是其象已呈。然後微顯於中。闡幽  
於外。而成渾儀焉。是天在山中也。大象之含萬象。順  
其類感。以彰往察來。微顯闡幽。而化出萬有。均是一  
理。非有天人之異見。而爲象形。而爲器物。莫不然。天  
在山中。特舉其大者。而小者可知也。各有儀則。無微  
而不然。山敦實靜重。尚善藏者也。自山而言天。則知  
天在山中。所畜者大。故爲大畜。是有中之最巨者。若  
夫風則神之在天者。固無實體。而以無有入於無間。

由無實體而觀是知風行天上所畜者小故爲小畜是空中之細物也。然則大小豈有定體也。相形則見之耳。天在山中大畜惟能止而觀象者見之。風行天上小畜惟卽空而觀有者見之。

### 神德行

聖學之要在顯道神德行。夫艮爲門闕神所自以出入者也。向則爲出。出則由震之大塗。然當慮於有身而萬緒俱起。背則爲入。入則復坤之正位。故不獲其身而一物皆無。神合於無則安定休息而莫測其所。



藏向而未嘗不肯應而未嘗不寂唯神德行者能之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神德行則默而成之於  
向背之頃耳夫何言哉良所以思不出其位是謂復  
也見天地之心矣天地之心以爲心太虛之體以爲  
體生生之易如斯而已學易而不務神德行乃獨以  
知識察其理是妄意也非灼見也雖或偶中猶是見  
彼況不中哉雖已灼見方是顯道猶待神德行始得  
所歸況循文索理而已徒勞而無補是以易書之傳  
於世也久矣孔孟已往道浸不顯知識至此而愈迷

猶樾植索塗冥行而已。安能燭所歸。止其所。而有所詣。顯道有要。卽正位而歸其明。則向之變而爲黃離者。今已莫麗而復歸乎黃中。以是而觀焉。是謂黃中通理。涵養既久。方寸朝澈。及其通也。觸類而長。則隨所觸而通。至於天地無餘機。前聖無餘蘊。又奚事智慮搜索揣摩。以辨認哉。聖學在神德行。必先顯道。如燭之照不疑。所行然後有所至此。所以正位居體。而正位居體。所以由黃中通理也。然則成王之初。羣臣進戒以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曰。示我顯德行。而易則

曰神德行何哉蓋自用其光復歸其明言之則宜曰  
顯德行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言之則宜曰神德行  
而其實一也以用也歸也不越俛仰之頃耳與日月  
合其明相推而生焉是謂緝熙於光明而其所以緝  
熙而無頃刻之間者乃在於神德行蓋用其光復歸  
其明之頃可謂疾且速故曰神德行

筌蹄

造化以至機役萬物墮其機者出生入死轉徙於無  
窮其機甚神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有至神者乘

其機而還以照其隱。又還以其機役造化而不役於造化。故我常無爲而坐觀天地之勞功。造者不得不造。而化者不得不化也。達者露其端。世人宗其說。其在中國者。曰孔子。曰孟子。此外又有老子。莊子。其自西域而來者。又有釋氏。其在六合之內。蓋不知其幾國。莫不各有先覺以立其極。其爲師。蓋不知其有幾。其在中國。顯顯而可知者。如此。其晦而不顯者。又不知其有幾。如韓文公書毛十八翁先知若神。而其學則旣不由孔聖道。亦不由釋老教。其自通悟有如此。

者非特人也。靈龜負圖，曲盡天人之蹟，而又千年五聚，問無不知，當其聚也，必有傑然者爲之師。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非特動物之有知者。如著產於地，其德則圓而神，其數則有大衍，非有聲音之相接，特以神氣之所感。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動植皆爾。况於百姓與能者乎？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以爲有師，則此類皆吾師也。是以孔子之學，三人行，必有我師，而前聖之學，凡在天之有文者，皆可觀，地之有理者，皆可察，而又及於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之於師無所不取者如此。蓋無適而非造化之機也。而莊子之書又謂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所以師造化也。師之者正欲觀其機。觀其機至無餘蘊。然後能役造化。至此則昔之所學皆筌蹄耳。有師者皆墮其數內。雖肖之而細。非所以超形越數。唯至於無知。未之或知。而知已泯。良其背感其晦。而見已熄。則歸於無極。至此則凡流於言語可以

傳授者皆筌蹄耳。如此則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獨往獨來而獨有。則雖先聖之言亦假以脩心耳。昔人以先達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紛紛不已。嗚呼遠哉。上達之道。其旨在於得魚兔。而不在于守筌蹄。凡屬名實而有說者。悉爲筌蹄。苟爲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爲既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顧所得之大象。其中之所蘊至矣。之盛德大業。觸類而通。日新而無窮。用之不知何時而竭也。如此者。是真能用其師而獨有。

矣。夫惟師不能易，則超乎形數之外，可以運造化矣。  
無大過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至學易，始與天地並，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嘗即天之行而觀之。春秋陰陽之適中，無過者也。自是以往，陽浸長而至於酷暑，陰浸長而至於沍寒。亭毒更用，豈得常若春秋陰陽之適中而無小過哉？聖人以中庸爲本，以時中爲用，以其道參其時而折衷焉。始與事情適稱，方折衷之時，抑揚損益，豈無小過也？嘗謂聖人有小過，無大



過賢人有大過無小過。賢人趨高而捐下，取長而捨短，能爲人所不能，天下之美皆在己，惡有小過也。然道之不明，自賢者始。道苟明，則小過庸何傷？道不明，則害及當時，禍延後世。陷後世之人，背正理，適迷途。其所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妖孽生，禍亂作，每每不可救者，其原皆自賢者持私見，暗大理之所致也。自處於過人之地，以所長表襮於世，使天下學士大夫歆豔而影從之，踣仰而不知反。芸人之田，以至思出其位，背本迷復，曠正位而不居，入邪途而罔覺，行雖

美如唐棣之華，偏必知反。始得所歸，儻不知反，適爲中庸之罪人。雖有大聖復生，猶未易救其失。其爲過，豈不大哉！聖人道中庸，居正位以先覺，覺後覺矣。由是以應至變，損益以適時之宜。其有小過，非聖人之過也。是自然之理，尚消息盈虛，而以天行當如是也。學易者，唯在志平而一視焉。非爲賢不肖、智愚而有取捨，用能不滯，兩端常復正位，而道中庸，得主有常。斯入聖人之域，易之正位，其與中庸異名而同實。道中庸則舉無妄作，豈有大過？學者期無大過足矣。奚

取賢者之無小過而等楊墨之流貽禍於天下後世  
哉人與天相應人心復正位則天心復正位否則緣  
類所感從人而變故天之方難天之方虐皆由人也  
聖人宅心正位而天地之心正故皇極之敷言而帝  
訓之然則由聖學以適正者可有毫釐之差哉夫聖  
之與庸性本無異同歸則一自慮自殊故所以異者  
特在迷悟耳本末得序之謂悟本末舛逆之謂迷得  
序者復本以應末舛逆者逐末而背本繆之極也以  
不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而禹之興也以天錫洪範

九疇彝倫攸叙所謂攸叙者初自五行以生事而五  
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睿乃可燭至機故自無偏  
黨而歸有極既歸有極則可自皇極而用三德則體  
用一如本末有序無相奪倫是謂攸叙此其所以爲  
神禹也進此道者唯在明悟不在知識明則自見悟  
則非夢故悟者每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爲常卽是皇  
極而以夢爲循斯須非夢之域無方無體儻不自見  
則認有方有體者以爲常則客反爲主本末舛逆所  
以迷也知識所以見彼纖悉開析宜若有得隱然盡

備而不堪實用。特人心聖說耳。循文索理亦困於此。而學者但當知堯舜與人同。則知智愚賢否舉相似。不足以相遠。齊其二者。乃入中庸。若但論堯桀之是非。則生取捨於是。畔援歆羨之心起。雖日誦堯言行。堯行固不失爲賢者。然是堯而已矣。終肖之而小。以流於小成。而道之所以隱也。蓋堯之心雖後聖復起。不能易堯之行。適當時之宜而不膠。失其心而羨其跡。非堯之所以爲堯。然則允執厥中。自孔子發之。真得堯舜之心。而盡祖述之懿。得其本則末亦不廢。特

由其序故不流於末所以悟耳。

言行

成位乎其中故有盛德之至明足以燭甚微之理大業之至富足以給方來之事理達而爲言事舉而爲行言行有常豈苟然哉抑有自來矣故言必先王之法言行必先王之德行是則言行容有出於非先生者又在於多識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德也夫葆光天府其畜尚矣前言往行之所自出又還以畜之畜之大者唯大正爲可嘗謂中正同出而中在兩端

適等混而未判之先。是謂太極。太極含陰陽而未分。陰陽之理具。則有動靜。一有偏焉。靜而麗乎至幽。則爲陰。動而麗乎至明。則爲陽。自生出之序言之。則陰爲先。自可稱之德言之。則陽爲明。陰幽故爲小人。其道邪。陽明故爲君子。其道正。要之槩以大中之道。則均爲偏矣。以未出於正也。賢者無所不擇。必取夫正。然已與邪爲對代矣。對代則迭爲賓主。正足以勝邪。而邪亦足以勝正。方其當爲邪之所勝。雖強矯固執。亦必變矣。力出人事。有時而盡。盡則正復爲奇。以對

代者必變也。剝自乾陽爲陰所剝。初爻二爻皆蔑正凶。以爲陰所勝也。正必大正。以其正位居體。則超乎形數。故能旁行不流。而物不能勝。若利之而取焉。則亦小矣。故剝則蔑焉。以不可以磨涅也。如剝上九。一陽在上。獨尊而能勝陰。故剝極而健體獨存。以本非可剝者也。是謂大正。不涉對代。故可以化不善。亦可以止至健。此能止健。所以稱大正。然則太極之爲中大正之爲正。其實無二。皆以未分對代之先。混然全體。大畜亦畜之。先前言往行由之。而出今也。畜之盛。



則至於日新。不論此者，乃始外立其德，是爲奇言異行。斯曰蔽矣。夫日運而無息者也。日運而春盛德在木，而木德日新，所謂木德開闢以來未嘗有增損也。春已而夏盛德在火，是火德日新。木德往而藏用矣。前言往行，畜而藏之，適其可而致用，乃所以爲日新也。苟求其故，則故已而新，皆猶是也。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德卷舒如環無端，方用則見其新，殊不離前言往行也。此大畜所以發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象又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畜盛則故者新也。噫！後學自束髮讀書，以至頭童齒豁，其識前言往行，非不多也。然所以畜此者，略不之覲，而徒爲誦說之儒。既不見所畜，則亦不知以是而畜其德。迨年齒長，聰明衰，物侵靈府，役而奪之，至不能記省。甚則旋踵遺忘矣。所務得者，外學所虧損者，真理。真理虧，則外學豈能獨存。至明盡而暗，夙昧所藏，明不復本。梏亾而盡，外學又失。內外俱泯，復懵然矣。是未覩所謂天在山中也。自聖人順止觀象之學，既失，則所學皆外。試詰其身心之所歸宿，則莫

測其所詣。是火勝月。而月不勝火。之所致。清明之在  
躬者。闕然也。前言往行之所畜者。莫諭其所藏。聖人  
所以於天在山中之象發明之。然則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藏往者能之。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  
往者能之。直覩大畜之所藏。則前言往行。無非一真  
也。豈有內外之間哉。不然則古人之糟粕矣。無補於得  
也。

人文

人位天地之間。以一心而總萬理。以萬理錯綜於天

地之間。乃貫而會於一心。其顯者則正名曰文。天文則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度是也。以序而遷。循軌而運。其行之遲速。與夫合散犯守。陵歷鬪食。而時變斯可察。因求其所以致此者。由人理該通。其有順有逆。則格於幽而彰於顯。故動於中而應上者不可掩焉。理藏於隱。而旁暢交通。間不容髮。感則隨應。無有遠近。幽深如陽燧方諸。上格於至高之日月。不旋頃而應。情感理通。故陳於顯者隨之。而變燭理者知其莫見乎隱。則理之貫通者甚昭昭也。在人得之。是謂人。

文。人文者。人之理也。人之理。兼三才而該貫。無遺者也。近取諸身。則理備於一身。經絡分布。無所不通。經脈之貫於藏。猶經水之注於海。而絡脈則羅布並運。交通而胥會焉。猶百川分流。不舍晝夜。而亦俱會於海。明醫者爲之。若禹之行水。無非水道。故用鍼補瀉。無不相應。以順其所由之理。理之在身者如此。由貫通乎天地者。本如此。故也。而神之所觀。元通默識。以周乎大業之富有盛德之日新者。何可勝言也。以順而格。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蓋順之實如

現前指點  
遠徵不忽

此人文之大致。雖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  
友之間。脩紀盡倫。秩然條理。而上際下蟠。無所不格。  
以理無不通。蓋文者經緯天地者也。彌滿於覆載之  
間。無非理也。而通是者在言行。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無他。理順故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無他。理逆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之所以動天地者。皆理之貫  
通。不間遠邇。故言梅則液且生。渴且止。梅固未嘗有  
也。一發於言。則梅之象已著。象著則情已感。情感則

理已通液不期生而生渴不期止而止而行之或愆者皆足以感動幽隱如匹夫懷憤六月飛霜匹婦銜怨三年亢陽是言行所以通衆理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皆不異乎一身順而喜逆而怒隨感而必應者也而儒者助人君順陰陽三公之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皆明至理而順之也至理具乎易而未形者也名義立而隱者顯故觸類則通旁達於幽無形深不測而盛德大業酌焉而不竭聖人洞照乎此知不間於小大精粗故其作易也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  
理於是乎貫通天文有象地文有法聖人兼之則人  
文爲備不止施諸章句間也其用於人理而舉無逆  
則天下化成矣理之所會者心心位乎正位則所通  
者皆正心適乎偏位則所通者皆邪故言由皇極之  
敷言行由皇極以經世則言爲法言行爲德行矣然  
正位一而偏位不可旣聖人以偏爲變餘人以偏爲  
常故正常不足邪常有餘於偏而反則復正位而體  
亦正矣於偏而向常偏而已其如小已之爲大患何



爲人上者當宅心正位克全大體叙彝倫位皇極以作民父母成位乎其中而天下之理得豈曰小補之哉

仁義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行仁者墨子之兼愛是也行義者楊氏之爲我是也必待由仁義行然後爲舜何哉蓋世之利仁義者衆慕悅已陳之迹而踵之求速效而已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是以舜之至德不傳於後學不能用其力於仁者是未覩用其力之方

也。用其力之方，伊何克已？復禮與藏諸用之二者而已。是又當質之於自知之明。若未離形去智而尚有私已，則當強矯勝私，以禮制心，而使之復乎正位也。儻洞照同歸，而常安於正位，本無私已矣，則亦常藏諸用而已。能藏諸用，則止於安宅矣。其出而致用也，自然顯諸仁以隱者彰也。人固甘於終身行仁義矣，而不喜一日用其力於仁，是利仁義之末效而失仁義之本旨。蓋由楊墨之取五霸之假，紛然亂之也。若是則學既在外，而仁義亦常在外，每不復本身心俱。

貳而失得之報姑以稱其功力而已。所謂真仁義者未之聞也。孟子所以歎息於斯而哀其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也。仁安宅也。有在內之理。義正路也。有在外之理。告子所以有仁內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悉其皆出於性者。蓋以深悉其由仁義行也。人之有仁義。是天之有春秋也。由而行之。特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而已。春則其德仁。其情愛。聖人所以勸賞。是安其所安也。秋則其德義。其情悲。聖人所以畏刑。是不安其所不安也。堯之安安由仁而行也。安

其所安之謂也。武王之不敢替厥義德，由義而行也。不安其所不安之謂也。安其所安，故止乎正位。是以無我所謂仁者，人也不安其所不安，以遵乎王路。是以有我所謂義者，我也。有我者，權無我者，常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因天地之性，順自然之理，動而以天行，豈不簡且易哉？又何必利之而規，速效襲其陳跡而失其本心，蓋心居正位矣。其有行也，投足而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之謂由仁義行，其所自以入，則在於一日用其力於仁，不曠安宅而不居，不舎正。

路而不由耳。利仁義而取之，悉爲外作，遂墮失得之報。一昧本宗，差若毫釐，卒以相遠。而仁義常在外，祇以禍仁義，豈不惜哉。

坤藏

震出而艮反，復復而坤藏。學易之旨也。明此則愈應而愈寂，愈動而愈靜，以得其歸宿所居而安者也。五行唯土爲善藏，散而施之，百昌皆生，斂而入之一物，無有夫物。紘紘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蓋歸藏乎土者也。往來屈信之頃，已常藏乎是。

在八卦則坤以藏之。坤者退藏之所也。心藏於此。寤爲無思。身藏於此。寐爲無夢。天下同歸。混然全體。爲天下身。聖人擅之。其取諸物。則龍蛇之蟄。是也。冬也者。中也中也者。藏也。坤適當位。蟄者畢矣。聖人故於此。藏用自是。而酬酢萬變。乃足以祐神體。用惟一不裂其全。斯無人道之患矣。是以善學者。唯務知所歸宿。卽是中庸動皆大常。殊非妄作。坤所以爲歸藏者。蓋萬物資沖氣以立命。不可須臾離也。故麗偏氣則成疾。偏不反則致死。是沖氣所以命萬物也。故物之

出入必隨之。火入之後，陽極下，陰極上，而沖氣適居土中，物所以順之而蟄，飲沖氣以生，而莫測其生之德。聖人悟此，故於此藏用，斯爲密焉。是立命之所藏，身之位也。萬物由之得坤而藏，遇震而出，囿於化機之密，庸而恬不悟，無足怪者。惟人萬物之靈，宜有先覺，判然昭此，而亦無悟者，宜發聖人之歎也。天下同歸，卽與龍蛇之蟄，無以異也。幸同歸矣，而乃殊塗，幸一致矣，而乃百慮，身心已得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未幾而殊塗百慮，反於正位之體，又裂其一偏之

支而墮生滅可勝惜哉。聖人所以見其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屢歎其何思何慮也。聖人者深悟神無方而  
易無體。故常蹈大方不麗一曲。而全天下之身。古人  
之大體。則出入皆不裂其全。若游夏分其一顏閔具  
而微槩之全體。已爲疵矣。知至矣而止乎其所不知。  
始名不貳。而與造物者爲一。故體同太虛。憧憧者汨  
於外誘。罔其所歸。又於萬物之中裂其一偏。豈不小  
哉。湯武身之所傳者身。身在象學。克全無體之體。以  
與造物者遊。斯爲至矣。今夫藏用之頃。卽同未生之



前酬酢之頃卽同既生之後一動一靜卽同出生入  
死人莫不然特以燭歸根之爲常而泛應之爲變則  
卽偏必反乃同造物認出應之爲常至歸宿則不諭  
而失其所止卽是物於物易之大旨如此後之人不  
明其本徒滯其文若但循文索理則反爲經之所用  
而又唯見差殊莫覩無二聖人學易與人殊者能用  
易而不爲易之所用坤善藏有含洪之德其取諸物  
則著與卦圓方雖異而皆包一於中此天五沖氣所  
以位乎中虛大一真精所以與之合德而致用焉超

乎形數者也。沖氣充滿乎宇宙之間，孰非中乎？不麗  
有方，則皆中也。一常不離乎此，故聖人藏乎是，是皆  
用易之實，初無名義也。坤所謂黃中者，葆光襲明者，  
也不出本位，庸何患焉？及黃離外照，則是繼明宣出  
而重光也。爲有所麗矣。有所麗，則有邪正。故文武重  
光，則莫麗而離，則重明以麗乎正，是以初升於天，後  
入於地，終不離乎坤之正位，而明足以自見本體。夫  
先之所麗，則爲有體矣。麗一曲，則其體偏而屬生滅。  
麗正位，則其體全而常滿空。此莫麗所以爲文武相

傳之實也。

養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既生則陰陽已備。陰陽會而精神交。則萬物以生。此三所以居一二之間而參焉。萬物受之以立命。故謂之中。以其居一二之間。所以負陰於後。而抱陽於前。適當交會之際。無偏者也。故沖氣以爲和。自有生之初。則然矣。中者和之中。和者中之達。而中存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和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際。中以立本。及其發也。偏則知反。自然適。

中相濟而和。夫人心惟危，離正位之平。旁繫於境而生則危矣。既非成位乎其中，而常繫於境，斯爲物之所役。物侵吾舍而爲之主，由是動無非物矣。夫動無非我，則治動無非物，則亂爲物役而不悟，莫能勝物。則動爲物之所移。故喜則毗陽，怒則毗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喜怒哀樂由物而不由中，客乃爲主。主反爲役，則何以不至於乖戾哉。既失其和中，不得主，亦復何養。聖人燭見至理，故中爲正位，得主有常。物乃旁應，經而不處，定乎內外之分。物莫能移，故止則其

位常中發則其情常和。和以養中吉祥來止。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所謂福者壽考康寧百順咸備是也。而所謂能者亦不過保合太和恬養乎中而已。堯舜之世和三事以養民。而躋之於仁壽。彼仁壽者人皆有之。特心有所累利害焚和不能託不得已以養中。此所以不終其天年。達者觀之可太息也。然則和以養中莫非恬愉之德。聖人所以自養與所以善天下者均此道也。

致養

附

坤之正位不唯歸藏抑又致養故順沖氣而出蟄則養以平和之味順沖氣而在蟄則養以中和之氣君火襲明於其間是謂成位乎其中在人則無思無爲之時是也如龍蛇之蟄矣則同乎易故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夫無思則心還於太極而惟危之心爲已復無爲則身還於大象而大患之身爲已藏達者於無思無爲則洞照其已歸於太易而正位居體矣豈可復贅以人事唯順其自然還以大和養之

任其優游自適而已。是謂備其天養。

用良附

龍蛇出蟄在天則續以君火。變離之時在人則宜悉重光麗正之理。離主向。向則麗。不知莫麗則背。本忘歸而屬生滅。是宜用良。良主背。背則止。於止得其所止。則復還乎君火之成位。方無思無爲。則是已復正位。不自見而拘繫之。是謂先迷失道。及有思有爲。則是物交物。則引之。而向能知幾。而用良以止。是謂後得主而有常。

欽和附

欽以致肅。所以收放心。和以達順。所以若常性。欽和雖未嘗相離。要用各有所主。當其用艮以背。則主於欽。及其居坤之正。則主於和。欽所以防其縱弛。而麗着和。所以順其安恬。而自養。居常則以和爲先。遇變則以欽爲主。久則思不出位。而無變矣。唯以和爲貴。此三事所以尚和焉。

利用

正位居體。恬養有素。於是用坎以照。則內明朝澈。而



又仰觀俯察以縱精神。任其四達並流已則莫麗而復正位。習慣自然則斡旋妙用舉皆在我。所以超形數而運形數。雖周流六虛曾不出吾之全體。無復裂爲一境。麗有方而徇私已。則在無爲常無在在爲常有。而均爲無妄矣。

得輿

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舟車皆可以載人。而人之所以行於世也。水之勢最弱。而舟所容之重。雖萬斛必載。非水獨能多力也。是乘木舟虛而中虛之。

位極尊焉。虛者受之。故虛勝之而輕。雖萬斛之多。猶不能以其至重。壓其至弱者。故水至弱。必載之。等於鴻毛。而未嘗覺萬斛之爲重焉。輿之載人。猶舟輿坤德也。坤之眞土。位乎中虛。故坤亦水載於兩儀之間。亦未嘗覺其爲重也。剝爛而滌除。滌除極而碩果出。在君子其象猶之得輿。所乘者獨而承之者衆也。夫大輿象坤。民所任以載有德而在上者。所謂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輿非小人之所可乘。是君子之器。所以民載有德。以卦言之。一陽在上爲剝。剝本乾。

體坤承之也。一陽在下爲復。復乃乾元。坤藏之也。坤承之。故曰與。見衆陰之戴已焉。坤藏之。其象雷見衆陰之保已焉。戴已則其道之所以行。保已則其藏之所以密。一則獨往。獨來而獨有者也。故爲衆之所宗。如此。旣不貳矣。衆陰戴之。故有得與之象。

韓文公

悟固有淺深。悟有淺深者。由通爲無窮。通所無窮者。由藏於隱。曠者多。隨所詣。始能燭之也。通非智慮。搜索之所及。徒事穿鑿。而理愈窒塞。祇所以害道。益通。

猶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動刃其微。劃然已解。經肯綮。且未嘗矧有大軼之窒礙乎。致此者。由歸明恬養。觸機絨而鍵自闢。畜藏隱微處。自然昭晰矣。聖人肇學於未有書契之先。於至幽深處。豈有簡編可稽。以資智慮。特黃中內明。觸類旁通。則機發鍵闢。而盛德大業之所畜者。雖陰陽之荒性命。道德之妙。皆暴白於前。斯爲顯道。至如河洛圖書所示。至隱名義未立。莫測所以。聖人剖之。而天地無餘機。豈非至明觸機而發。則衆理自解乎。孔子所以觸類而長。

顏子所以聞一而知十者。皆含明既久。每發於所觸之機。故無所不通。不如是則知一而不知二矣。何以至於事無不通者哉。內融自悟者。初不因人。因人而悟。則悟而已。猶未免肖其師之所尚。由德未充於大。一故莫能該通並貫。而至於無餘蘊也。唯自得則通悟兼之。以自誠而明。燭乎至機者。盡也。乃若自明而誠者。正宜於誠而無人。僞處涵養。俟其自通。不當守其師之說。以爲至。而自畫。又不當欲速。而以私見小知臆探。至隱能如是。則與自誠而明者。亦無以異。誠明。

所燭自見要歸。則中有主以止。而師之說皆外有正以行耳。若止效其步趨。動肖其師。雖盡窮其步趨。亦不過具體而微。蓋有肖其師。則師居正位。我不歸有極。則動爲其所移。所以肖之而細。是當仁而避其師也。求超其數而昧其旨者。徃徃才歷門庭。遂操其戈。以矯其跡。是背師也。抑又非矣。其要在定內外之分而已。得主在我。質正在外。外必有正者。是就有道而正焉者也。中自得主。不主於師。而特以爲外正。則盛德大業。皆我固有。觸類則通。豈有餘蘊。是真焉用其。

師而師亦不得留吾之虛室矣。若但肖其師之所尚，豈能通貫如韓文公非不悟也，而未能兼通觀其作雙鳥詩如日月難旋軸，造化皆停留之語，則固嘗有所悟矣。然謂雙鳥海外來，意以方外處之，故未盡善。蓋塵機自在方中，盡塵機與之漸漬而不緇，始能超造化之外而役造化。又豈專在方外也。至於大法失九疇，以至孔丘不爲丘，若爾則是孔子無所用於二子之間也。一何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哉。由孔子之道，則又將使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久成。

其道甚太。百物不廢。於以旋日月之軻。運造化之機。何至於其軻停其機而已哉。日月難旋。軻造化皆停。留特聖人能止健之一事耳。止而畜之。天地爲大。至於運而畜之。則天地爲小矣。聖道至此。爲不可量。噫。大一之道。方旋天地者也。聖人全之。見於妙用。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未嘗驚暴人之耳目。彼雖食牛盈千。飲海至竭。自聖道觀之。猶爲未正也。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豈以此矜耀哉。文公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是以孔子自居也。於孔子之道。猶略。



不知。况敢望他人之知乎。宜孔子自謂知我者其天也。孔子之門。下學爲詳。要以扶世立教。上達本也。下學末也。末自本而出者也。末旣旁備。與本貫通。而無一舛迕者。非甚有本。能若是乎。人徃於下學。而莫察其上達。宜其謂孔子由於方中而已。不知其無不曲盡也。蓋上達隱而下學顯。隱顯常相勝。顯者彰則隱者微。顯者蔽之則隱者自祕。諒非大目不能見也。所以非天不能知。以下學雖知識猶可及其大略如上。達非黃中通理者不能察。蓋不自見則不能見孔子。

之道當時雖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然猶疑其隱也黃  
中通理者鮮宜不知孔子況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遠  
乎上達之學尤貴元玄通乃可以詣凡有言無言有  
情無情至幽至深至纖至悉無不洞徹始不疑其所  
行體太易而能用之獨有而不墮其術中不然則小  
智間矣何足以悟大方之元玄同哉

上下經

易兼三才天統在乾地統在坤人統在艮上經首乾  
與坤則下經宜首艮矣下經不首艮乃濟以兌而首

咸然則下經首咸則上經宜首泰矣。上經不首泰者以明天地定位故也。下經不首艮而首咸者以明天地定位則山澤通氣故也。天地非不交而主於辨故先定位人道非不辨而主於交故先通氣。咸雖通氣而主於辨故止而說其交也以止為主則辨在其中矣。夫少男少女之相感常人之情必至於男女相說而咸獨全感應之道者不見可說也。故咸之象其要在咸其腓。謁不見也。夫動則說而主於止見可欲乃說而主於不見是其所以爲咸。咸以無心感也。心有

眼則見可說咸舉無是也。夫然後和其交也。以止爲主。則和而不流。斯無惡於交矣。是善交者也。

積習

聖人觀身於良。觀心於復。而見身心之本。自然不貳。天下同歸。不事脩習。故不習之說。見於坤。由地道之光。灼見正位之體也。至於初學。汨於外。照明未嘗歸。則未得其門。而先廢脩習。唯知誦紙上語。而以知識解析。往往智者過之。持聰明以躡論極致。曾不悟其爲聞彼見彼。口似而心非。何足以爲聰明哉。聖人洗

心藏密之道。遂爲虛設。而學亦徒爲空言。聖人於是  
卽二卦之爻。備載入道之端。夫往而未嘗不復者。天  
理也。復之而復者。人事也。動而未嘗不止者。天理也。  
止之而止者。人事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而  
象曰。以脩身。艮之初六曰。艮其趾。利永正。而象曰。未  
失正。蓋接事之初。身旣外向。已非大方。必資調習。挽  
使之歸。以復乎正位。復貴復之於初。以其出未遠。止  
貴止之於初。以其趾方動。此復好先而貴早。復漸染  
滋久。則難爲功。此復也。止也。皆在於其初。道不離本。

宗天光內融虛室生白然後反諸自然歸乎不習蓋  
離趨明而自何坎求歸而必習水火之性然也非習  
明入地中爲明夷而明夷則以襲明爲尚務暗而已  
終非坎之內明也故坎貴習人之爲人唯用離之明  
外照而已未有能歸其明以求復其初能歸其明而  
反照焉始全坎之德明既復於中則地道之光斯全  
中既朝澈彼不得遁則不疑其所行至此則又何事  
於習如是始名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夫明歸而物  
去則室虛明往而物入則茅塞而理義未澈用智慮

而強以求通不能去懷而填乎胸次亦爲翳也此所以有迷悟堯舜以來相傳者中卽是正位居體大道旣隱人持私見規求速效踵躡其跡而失其心於是名存實去慕其執中爲無過若子莫之執中徒歆羨而竊取之也雖已非中然猶見於力行歸於小成特昧全體而戾聖域有害大道尚足以賢於人德又下衰流於言語變爲文章之流凡所陳者旣非性之所自得亦非取之而強行特藻繪文采以襲誦說之空言務鏗鏘粲爛以求悅人之耳目而已嗚呼背馳至

此天地之心。何由而見堯舜之治。何由而致。既不可  
以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而欲望可封之俗。成庶頑之  
習格。豈不難哉。然則爲堯舜之罪人者。子莫之徒也。  
爲子莫之罪人者。文章之流也。極者皇之正位。正位  
之體爲正體。在易爲大象。在人爲本身。故所謂脩身  
者。脩此而已。不遠復則復正位。斯不裂其全體。此外  
無他學也。荀子曰。併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積者積  
習也。時習而非一日也。謂欲併一而不貳。則宜尊積  
習也。尊積習在併一而不貳。亦猶復之而復。所以爲



脩身也。習併一者，蓋所以習歸其明。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惟習歸其明。則坎離乃始迭用，不偏廢。坎而清明在躬，無間不用，而虧損斯爲緝熙。夫是之謂學。是則方當緝熙於光明，則不可以無學。方當併一而不貳，則不可以無習。方當不遠復，則不可以無脩。三者之名不同，而其實一也。所謂學也，脩也，習也。唯此而已矣。餘雖兀兀窮年，貪多務得，非不學也，不得其道，徒耗精神，無補於得，故存積習之說，以資入道之門焉。噫！文中子被夫子之德，謂過於天地父母，蓋天

地之覆載、父母之生育、其德我豈莫大矣。然不能成我至德、合太極以超形、超數而運形數、以與造物者遊。若此者、非天地父母所能及也。况三極必待聖道、然後立一。或舛迕、則天地先罹其禍、上悖日月之光、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蟻之羣、肖翹之物、皆失其性。苟得其道、則若有夏先後、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聖道失則害如此。聖道得則利如此。曷可騁聰明、矜智慮、未歸有極而輕議聖道、貽禍於高厚、與天下後世哉。夫

安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以小知而探大道。相差遠甚。奚翅用管窺天。以蠡測海。一失其旨。遂壞大法。既以自誤。又以誤人。於以釋經。則開明之學。蔽於朦瞶。於以作人。則中林之材。廢爲薪蒸。於以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矣。聖道三靈所賴。是治亂之原。非細事也。苟不見焉。不可強見。而使三靈皆違。其理豈特失所以財成輔相而已哉。

一  
明報

易無體。是謂大象無形。大象爲萬象之帝。總括萬象於無方。以圓鑑而閱萬象者也。象足以盡易。故直指

曰易者象也。有象斯有類。有類則各以類感。亦各以類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之理也。虛明併包。均一圓鑑。孰逃其所鑑哉。聖人因象類感通。以麗鑑中。而化出萬狀。其應如形之召影。人之所作。其報也。緣類而應。理亦無二。故闡是理。因民之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夫不貳者。生物之大本也。在人唯中行獨復者。至焉。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獨則超出對代。何報之足云。中行則成德爲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所以歸不貳者也。乃若民

行特旁行而已。旁行而不流，則是併一而不貳。是乃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者。亦何異於中行。惟民之初均出大本，天下同歸，歸而一致，本不貳矣。柰何汨於自徇，遂分彼已，向之同歸一致者，已罔而失本宗，動皆旁行而流，是終不知反以趨於惟精惟一，則貳矣。貳則裂其全體，而墮形數，動有禍福，爲失得之報，斯可畏矣。安得不救之哉。聖人所以因貳而濟之也。旁行而流，則將殞於深淵。濟之者，使登於岸耳。謂惟精惟一，復歸於不貳，向之罔於同歸一致者，今已釋然。

而悟斯獨復而超形數則不墮失得之報矣此天機也其機密庸聖人急於救人故不免彰其隱也失得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實代天則在天宥有司之者矣聖人尤探其賾乃略此而不論顧其要乃在於以類而感故易於彰往察來之後發明是理夫生生之易是爲象帝以順萬象之感故類感而萬物化生以類感焉故往者乃彰而來者遂察無形之中微顯於冥冥而胚渾已定闡幽於昭昭而貌像斯著以薰感則薰應以蕪感則

猶應如是。斯爲造物。如是亦爲鬼神矣。然則民行之失得。爲之於顯明。格之於幽漠。其感其應。緣類而至。無毫釐之差。何以異此。故謂之報。猶響答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而其報又因其所作。洪纖厚薄。率稱是焉。惠迪而吉。從逆而凶。惟影響耳。何必歸諸司是者。然後可知也。聖人以易之象類感應。明失得之報。誠知言矣。所作旣以類報。而禍福倚伏。亦遞爲報。是墮此數。則麗對代。所不可脫。雖得之報。在人以爲善。然亦無往不復。猶晝夜相承。試自省其所造。儻未足。

以超此數。正當以爲大戒。然則世之所謂大賢者。皆  
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得之報耳。唯大聖藏密德。  
全大一身心不貳。爲超形越數。而用形數。則上與造  
物者遊。始無此患。先得後失。序也。易多言失得。失尤  
可畏。是以先之。所以示戒也。賢者善擇。避失而規得。  
曾不悉此。正唯阿耳。達者觀之。相去幾何。居得之報。  
則泰之時也。而泰當慮。城復於隍。是天下之理。無平  
不陂。其勢然也。則失之報。豈不繼之。何從而免哉。聖  
學可尚者。以能超形越數。同乎造物。遂脫此耳。



守微

孟子戒以燕伐燕。正以當時之君。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既非得常勝之道。爲有德不可敵者。又非同方度德。同德度義。有以出其右。特尚權謀。以詭詐相傾。要亦較勝負於幸不幸之間耳。盛時則不然。舜敷德而苗格。文脩教而崇降。湯躋聖欽。布昭者聖武。武有聖德。自稱者有道。當時輔佐。亦皆同德之人。故聿求元聖。既獲仁人。於是以有道攻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此其所以屈人兵。於奉辭罰罪。乃先勝於師出有名。

之際而不專在行陣間也。詩書所載時有濶略能叙其君臣之美而簡其所以致是者。黃石公書正傳是道。推是亦可以兼知前聖之所得矣。其言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此誠深得大一所以獨往。獨來。卷舒自如之能事。而亦足以發明前世聖人之所以聖。有道者之所以有道者也。老子曰。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微固搏之不

得然莫顯乎。是信能守之。而勿忘。則不失所謂至尊。至貴者。夫然後真君足以高天下。真宰足以制萬物。是以力旋天地。莫覩其健。威服海內。不名以武。在易之師。謂之長子。以其一也。一則不貳。武王所以無貳爾心。而以之勝商。長子擅真一之妙用。其藏也。至密。混淪於希夷之表。其用也。至利。充塞乎宇宙之內。萬物莫不尊。四方無不服。天下之林林者。本吾一體。而分。無非赤子。而皆日用吾之善貸者。故咸宗於我。是以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尚何於方下較也。迨浸失滋道，專事權詐，狗末  
忘本，天方扶漢而排楚，黃石真人預遺孺子以書，使  
爲帝王師，其要可以發明帝王之蘊，而見前聖後聖  
其揆則一，必至明道，斯爲父母神武不殺，以服天下。  
豈事區區權詐，而以是用兵爭強哉？是道也，他人不  
能知，而高祖獨超詣，卽言下而已判然，豈非天授遠  
追前聖之盛，而得是道者適當二五之大人歟？終以  
守微之功，潛挫項王之強，方項王失龍且之後，固知  
事去思一挑戰，以決雌雄，高祖以不鬪力屈之，則項

王之強已無所施矣。觀其逆知未然，動應事機，皆出守微之效。嗚呼！此道自成康以後，浸不復明於在上之人。更數百年，民被荼毒，具禍以燼。至是天厭禍而欲平治天下，故真人授書，則與河出圖、洛出書。奚以異哉！漢祖深探其贖，所以獨追三代之隆。人知因時特起，以布衣提三尺劍而有天下。終四百年之盛，曾不知其所自來。因爲守微說以明之。

子房

楊子謂張子房之智，而史氏以爲無智名。觀子房爲

漢謀臣。運籌決勝。舉無遺策。可謂智矣。史氏謂無智名。豈未知子房邪。曰非也。夫謀出千慮。而有得焉。此智也。子房於幾微之際。悉猶目擊。曷嘗事千慮也。借筭食頃。躡足於應接之間。不越於須臾之久。而大疑立判。機沉冥冥。總然自契。就使謀夫極竭。習習之思。不能至是。後之人才。得一謀臣。遽比之子房。是知子房之智。而不知其已進無智之妙。若子房者。靈府朝澈。心如鑑事。如物對之。而自呈。雖深情厚貌。非可測。究者皆不能遁也。所以然者。真得黃石守微之道者。

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此其所以爲子房也。然則漢之興，楚之亡，非判於垓下，已判於下邳橋上天將啓漢，祚真人之授孺子，其旨意已有所在矣。漢高獨洞曉，是應天運而天誘其衷，則黃石之道，傳之當其人爲足，以濟世矣。高祖旣進乎是，於是在在處處神物護持，穹蒼保輔，瑞氣爲龍，凝結庇覆，天之眷佑，若此豈人力所能敵哉。方子房與高祖相遇於留，而天以子房遺漢，明良相遇，豈偶然哉。嗚呼！今黃石公書行於世，更歷之時久矣，而此道未明，良可惜也。叙七書。

者不冠此於首。使輝映六經。而亦無證其失。則世無  
子房者幾年矣。區區謀臣。而欲比之。非其倫矣。

題忘筌集後

聖繼之傳於世者。其道有二。不爲指南。卽是良藥。非  
空言而已也。知洪範自五行而生五事。而五事則由  
思睿以至作聖。旣作聖矣。斯可以道觀盡。而歸於皇  
極。然後自皇極而用三德以經世。此所謂指南也。作  
聖之人。是宜已得皇極之道。然猶未者。誠以人者有  
心。必待制之以禮。故欽用五事。以禮制之。始思不出



位。則明宥而作聖。正藉人事以勝之。殊非成能而無所待者也。其功效相遼。則聖之與庸。不同日而語。而有極。則人人會歸。無間於聖庸。既人人會歸。而中庸之德。夫子以爲民鮮久矣。何哉。蓋心本無心。悉位皇極。柰何人持私見。溺於所偏。從而繫焉。以生人心。營營百慮。不復知反。爲皇極之疵病者。動必有之。天下同歸。自然成位。不事脩習。但灼見至理。滌除疵病。有足皆至。所謂疵病者。兩端之際。私見取捨。而有好惡。則有偏黨。有偏黨。則反側而背皇極矣。既背皇極。因

於所詣唯執私見有我而已難治之疾也。洪範所陳德之至者不事脩爲特去乎致疾者無作好惡則是已疾之良藥也。旣曰天下同歸亦何事彝倫之序以爲指南。蓋此爲德之至而不可有加矣。乃反簡易若此自非明睿作聖而驟語之猶井蛙之語海適足以駭觀聽而不之信。空空然有大受者良不易得。故叙彝倫致明睿然後語之則自明而誠者庶幾可待也。洪範大法本天錫九疇而帝且訓於皇極之敷言宜天人之所師承豈當與文人之文爲一律。若止務誦

憶解釋演繹綴緝爲辭章。則是毀聖人有用之實學。而附飾爲無用之虛文。既非祖述之意。且非美身之道。欲優入聖域者。豈得不以此爲大戒也。

題明報篇

儒者貌欽孔子。心許釋氏。正以爲儒者之學。止於據言語爲辭華。所規者拾青紫耳。孔門實學。初未嘗經意。宮牆數仞。難得其門。徒用智慮。妄意窺測。躐取極深研幾之語。以事空文。則智豈足以知聖人。空乎號爲方士之士。迨景迫桑榆。倦飛思還。當實所歸。旣以

孔子爲不足以盡此。則必轉而之彼。勢使然也。深悼  
惋之。今以平生忝歷聖域者。悉剝爲一書。以發聖人  
之隱。而生生之謂易者。坦然可詣。如明報之說。乃孔  
子以濟民行者。要之吾儒。最不可不知。惟知百爲皆  
麗此數。雖大賢亦卒不免。則知求聖人所以超形越  
數。不墮失得之報。正位居體。以復歸乎無體之易。則  
諸篇之曲盡此者。自然游心而期精一矣。無慮。眈異  
學者。逃墨逃楊。而識所宗。況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  
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極。財成天地。終不

駭異而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亦  
越冠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當詣皇極而  
世乃反一無跡而超形越數何至甘爲無用  
哉

安正忘筌下卷終